

放弃大学学历

德国的语言与德国的文化和我实在不怎么搭调,这都是联考偷瞄别人答案的报应。我想转系,校方不准,因为德文系的系主任仍然对我抱持希望。我是全班发音最标准、文法最差的学生,心底深处不怎么想念这个科系,实在勉强不来。经过几番挣扎,最后我决定退学。考上大学时父母差点没放鞭炮,念了两年就要退学,他们当然不可能赞同。经过许多激烈的争执,最后他们终于决定由我去了。期末考试我刻意好几科缴白卷,就这样提早离开了校园进入社会大学进修。

离开学校马上面临的的就是结婚或就业问题。我从大学退学的那一年暑假,Don 决定接受富布莱特奖学金到老挝当一段时期的交换老师,顺便把写作的计划实现出来,也顺便和我隔离一阵子,好好思考我们的未来。他说他想跟我订婚,但是前途茫茫,不知道养得活养不活我这个不事生产的独生女儿。我说我可以在美国做模特儿赚点外快,他说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穿着他送我的印尼蜡染做成的长裙和露肚皮的短衫,及腰的长发挽了一个髻,在泪如泉涌的离情下目送他走进松山机场的海关。

他走了以后,我开始找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充当钢琴家藤田子的秘书,她和邓昌国先生都很喜欢我。工作了一两个月后,邓先生认为大小姐与其当别人的秘书还不如自己请个秘书比较实在些,于是我又去应征华航空服员的职位,结果因为近视而没有被录取,最后我还是回到艾迪和 Sumi 酒店唱我的民谣。Sumi



名人传记

胡因梦著

东方出版中心友情推荐

本书是台湾明星胡因梦历经半生的探索与跌跌撞撞,亲笔撰写的自传。随着书中细密、点滴的叙述,会发现作者很深刻且很有勇气地正视自己,是一部检视自我,呈现人性丰富内在的“心灵地图”。书中披露了她与李敖的爱恨情仇。

酒店的客人多半是洋人,我唱了一个月后发现大势不妙,因为想跟我做朋友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一个来个势汹汹,我立刻写了一封信给 Don。

我等了三个月没接到任何一封信,每天开信箱时心底都是一阵空洞。三个月后 Don 突然从老挝打来一通电话,他走了好几英里路才找到一家电话局。他说他寄了五封信为什么我都不回,后来我才知道是母亲半路拦截了。他说我的“最后通牒”他

接到了,圣诞节他一定回来看着我,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订婚。他在老挝想了很久,觉得我与他的姻缘千万人中也难找到一对,我告诉他一切等圣诞节再说吧。一个月后他果然如期返回,我们见面时的感觉仍然那么强烈,但我内心的自保机制已经产生。那三个月的瓦解令我深感震撼,我暗自思索:人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中呢?这样的缘我宁愿不要。

圣诞节后 Don 必须回老挝,行前他告诉我明年四月将返回台湾,带我到美国正式结婚。我的反应没有他预期的热烈,他说我变了,变得成熟而难测。

Don 走后没有一个月,臧家老叔从日本来信,信中说他要为我提亲,对方是航运巨子的独生爱子沙■。父母和干爹都为这个消息感到欣喜,他们还是认为女大当嫁,而且门第也应该相当。

沙■是个没什么骄纵气息的富家子弟,他一直靠自己念书、打工,拿到哈佛的硕士学位。沙妈妈则是一位富有责任感,自我要求很高,在各方面都希望没有疏漏的女性。沙家已经从东京搬到纽约联合国旁的双子大厦,但沙■自己却住在新泽西的小镇经营游艇生意。他开始写信给我,希望透过书信了解我这个人。

当时我仍然活跃于艾迪及艺文圈,时常上画廊看画展。某天在鸿霖艺廊遇见刚从意大利回来的徐进良导演,他说他准备导一部具有现代感的古装剧《云深不知处》,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当第一女主角。于是我答应了徐导演的邀约,在毫无演技训练的状态下开始演出第一部处女作。

强行军

第九兵团入朝非常仓促。他们10月下旬才从上海、常熟北上到山东泰安、曲阜地区,原拟作为志愿军预备队动员整训3个月才入朝参战,没想到因国际形势和朝鲜战局的迅速变化,几次打乱和改变原拟设想,奉军委命立即北上,提前入朝参战。

这一提前,不光是把宋时轮搞得手忙脚乱,连受毛泽东之托到山东曲阜慰问第九兵团并指导入朝作战动员的朱德总司令也大感意外——他的动员报告刚作了一半,军委要求第九兵团紧急北上东北直接入朝参战的电令就到了。

第九兵团部队的战斗动员都是在火车上进行的,政治干部们都是在停车时买来报纸进行宣讲动员。战士们都是到了车站换乘列车时才领到棉衣——这其中有许多还是东北军区参谋长贺晋年在军区机关大门口拦着,来一个脱一个给凑出来的。而且还有近2/3的人没有领到手。

第九兵团大部分人还没有棉鞋和棉帽,只能戴着大檐帽——后来一上路,大风一吹,满地都是大檐帽在滚动。这些来自江南水乡的战士们全无寒区作战的经验和思想准备,很多人连雪都还是第一次看到。而此前,他们接受的是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任务,进行的是渡海登陆作战训练,与当前这个出兵异域山地雪野作战的现实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许多人整补的时候,操心的是尽可能多地划拉枪弹炮弹手榴弹,而不是棉衣棉裤棉手套。

当他们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隐蔽进入朝鲜东部的盖马高原的时候,才真正领



纪实文学

双石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友情推荐

这是一部全面、客观和翔实地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采用大场面和小故事的双线结构,生动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半岛那场举世闻名的战争从背景到发生、演变、结束的全过程。

悟到了大自然的冷酷。第一天行军就冻伤了700余人。在进军途中,兵团的运输汽车也被炸得只剩几辆。辎重装备无法运送,所有重型火炮都只有留下。部队轻装携轻便伴随火炮徒步机动,人不留步,马不停蹄,向长津湖畔前进。

因粮弹无法保障,宋时轮只好缩减向长津湖机动的兵力,令第二十七军为第一梯队,由北偏东向长津方向机动;第二十军经江界由西向长津进发;第二十六军担任兵团

预备队兼志愿军总预备队,暂留临江、中江镇地区集结待命,21日进至厚昌口地区。兵团指挥部向江界胜芳洞指挥位置前进,同时电请彭德怀将东线反击延迟两日进行。彭德怀知道宋时轮非常困难,同意宋时轮的建议,决定东线反击作战迟至11月27日发起。

1950年11月末,朝鲜北部碰上百年未遇的严寒,因种种原因未来得及装备上寒区作战服装的第九兵团的江南子弟们刚进入战区,就遭遇大雪。积雪达40厘米厚,气温骤降至零下25~30摄氏度,个别地区达到40摄氏度。他们不得不头上裹着毛巾,身上披着毛毯,穿上一切能耐寒的东西,向着预定集结地域开进。

“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可战胜的敌人。”从兵团司令员到每一个炊事员,都是在这个口号鼓舞下去创造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的。“其艰苦程度超过长征!”多年后,宋时轮将军如是说。

1950年11月26日深夜,在西线志愿军部队歼灭韩军第二军团主力的同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主力已全部在预定反击地域完成集结。

很多年后,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和政论家约瑟夫·格登写道: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共军队强行军的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根据一个文件记载,3个师从鸭绿江的满洲一边的西北角安东出发,用16~19天的时间行军286英里,到北朝鲜东部的一个集结地域;一个师在18天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平均每天行军18英里。

这就是宋时轮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

休假保胎

顾小西和何建国从医院出来乘出租车往家里走。小西情绪不高。检查结果不妙,医生让再休一个礼拜。关键不在这里,再休一个礼拜没有问题,问题是,不知道一个礼拜之后是不是还得休。问医生医生说一礼拜之后查了再说。一想起医生说的保胎一直到生时,小西心里就怵。

保胎一直到生,生完了还得休产假,里外里得近两年时间,两年时间不上班,经济上的损失先不说,她担心的是,两年之后,社里还能不能有她的位子。

何建国心里的事情也没跟小西说。那事情比小西心里的事情要严重,严重得多。他在想,小西这会不会就是习惯性流产了?要是的话,结果会怎么样?说实话,他不在乎有没有孩子,在孩子和小西之间,他更在乎小西,但是,他们家呢?哥哥那边生了两个女孩子,要是爹娘知道小西生不了孩子,还能容忍她吗?

车内在播放交通台的节目,一个专家正在为司机们答疑解惑,那些问题在何建国听来全都是小儿科,不用专家,他都能解答了。为证明自己,他就在问题提出之后专家回答之前抢答,正确率八九不离十。连前面开车的出租司机都禁不住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另眼相看的一眼,令小西心酸:对男人来说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一种他喜爱的生活方式,得给建国买车了,贷款也得买,好的买不起,一辆富康自由人总可以。心里想着嘴里就说了,何建国听了后沉默很久。他说:“我跟家里说,盖房的事,我们实在困难,我们



都市小说

王海鸰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性格开朗心直口快的女编辑顾小西来自高知家庭,嫁给了从农村考进北京的大学生何建国。自从他们结婚后,何家不断地有人来,吃住在她家、找顾小西在医院的母亲看病,俨然一副顾小西家就是何建国整个家族和整个何家村的家。于是,矛盾在顾小西第二次怀孕并习惯性流产后爆发……

马上要有孩子了,正需要钱。”稍停又说:“我让他们先把老房卖了。”

小西闻此把头埋在了何建国的肩上。车驶去……

结果建国家不同意把老房卖了,说是老房卖了一家小西住在哪里。这消息何建国没敢告诉小西。她的情况很不好,又去医院查,医生又让她继续在家保胎,她当场差点儿哭了出来。头天简佳来家看她时给她拿来厚厚的的一本文件,是出版社根据上级精神制订的一个竞聘上岗的

方案。那么厚的文件核心意思只有一个:所有岗位都要重新竞聘,包括最普通的责任编辑岗位。小西当场就急了,问简佳她这种情况怎么办。简佳说她替她问过了,总编说如果不能参加竞聘,就不会有岗位。如果没有岗位,就只能拿最低的基本工资。基本工资的概念是,一个月一千多,奖金、提成,一概没有。

小西跟何建国商量这事,何建国认为小西眼下不宜去参加什么竞聘,“你是个要强的人,碰到什么看不惯的,再跟人顶起来。不行不行,心理成本太高,肚子里的孩子会受不了的。”

“我去竞聘也是为了孩子。建国,我不想做贫困母亲,不工作,是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做贫困父母的孩子,我受不了!”

何建国沉吟一会儿:“要不,孩子生下来后,送到农村我爸妈那儿。农村花销少……”

“送到农村?送到农村我还不如不生他!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输,输在起跑线上!”

眼看着又要吵起来了,关键时刻,何建国闭了嘴。不过,最终小西听了何建国的意见,没去参加竞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么整天在家窝着什么不干,孩子都不一定能保得住,真要去竞聘,孩子肯定保不住。两下权衡,只能先保孩子,下步怎么走,只有再说了。

竞聘结果简佳荣升编辑室副主任,主要业绩是陈蓝的那本书。换句话说,顾小西如能参加竞聘,那位置就是顾小西的。听到了这个结果,小西心里别提有多失落。何建国安慰她说朋友做领导还不好?小西想了想,点头说也是。

子夜来临

老妮领进来的一对情侣,女的名叫白铃,男的名叫段瑜。因为大雾,当晚,他们留宿老宅。时值盛夏,房间里却出奇地凉快。白铃把旅途的一些逸闻说与叶浅翠听,怎奈后者心不在焉,答非所问。白铃很快失了兴致,悻悻地说:“我睡觉了。”她转了个身,一会儿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叶浅翠十分羡慕,强忍着睡意,听着客厅里的座钟滴答滴答声,此外,别无其他声音。张盈应该回楼上的房间了,可是老妮住哪个房间呢?

她抬起腕表,指针正逼近十一点。聆听房间外面,依然毫无声息。叶浅翠蹑手蹑脚地开门,与此同时,旁边的脚地也闪出一个人影。两人同时一惊,后退,差点就撞在门上发出巨响。幸好叶浅翠马上意识到对方是魏烈,轻轻问了一声:“魏烈?”对方点点头,手伸到唇边比了个噤声的动作。

叶浅翠与魏烈一前一后走到客厅,心意相通地直奔窗子。窗子一推即开,银白色月光下,远山如画,近树婆娑,夜色十分撩人。两人呆呆地相视了一眼,魏烈指了指大门方向,叶浅翠会意地点点头。为了不发出声响,两人走得很慢,浑然没有注意某个角落里两只幽幽的眼珠。

大门有极重的门闩,魏烈费了些力气将它抬起,滚轴滑动,门开时毫无声息。两人相顾无言。此时,翻滚的雾像锅里烧开的水一样往两边翻开,中间慢慢地现出一个人影。那人缓缓地伸出左手,手心托着一朵粉红色的莲花。正是叶浅翠在山顶采的莲花,早在狂奔中不知道掉在何处了。叶浅翠重



悬疑小说

若花燃燃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大一新生叶浅翠在暑期旅行时遭遇诡异的事情,误入雾宅,亲眼目睹一件杀人案。但是她所指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宅子,连她在雾宅里的同伴魏烈也否认认识她。这令对浅翠心有好奇心的心理学研究生陆林都开始怀疑她的神志。事情很快飞转直下,公安局的机密卷宗揭示一年前确实发生一起杀人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重地将门合上,靠在门上喘着粗气。魏烈惊讶万分,结结巴巴地说:“那个人,那个人,是你呀!”

叶浅翠拼命地摇头,“不,不是我。刚才忽然起雾……忽然就多了个和我一样的人。是雾,我从没见过这样可怕的雾。”

她语无伦次,不过魏烈听明白了,他说:“这雾确实古怪。我本来是从翠屏山顶上山,起了雾,一脚踩空,我以为自己会摔死呢。可是等我定下神来,发现自己实实在在地踩

在地上,而且路面十分平坦。”

叶浅翠蹙眉:“你说你刚才在翠屏山?”

“是的。现在我们都还在翠屏山呀。”

“可是,我是在下莲花山的时候遇到雾的。我们现在应该在莲花山中的呀。”

魏烈摇头:“不可能。”翠屏山与莲花山是隔着平凉镇对望的,两人怎么可能会在一起呢?

“真的。”叶浅翠忽然想起一件事,“对了,刚才窗子外的是哪一座山?”

魏烈细想片刻,当时只留意到有山有月,夜色宜人,却没有注意到究竟是哪一座山。于是,两人把门闩重新插好,然后折回客厅,一起俯身看着窗子。方才大开的窗子已经关上了,严丝合缝。叶浅翠想起刚才去大门时,明明没有关窗。

魏烈凑近她的耳边,低声说了句:“先回房,等天亮了再说吧。一切小心。”对,只要天亮,太阳升起,雾就会消失的,那么稀奇古怪的一切都会消失的。叶浅翠回到房间,抱着两腿坐在硬硬的木板床上,安慰着自己。可是,有些不对劲,而且连呼吸声都没有。叶浅翠一咬牙,掀起薄薄的单被,里面不过是个枕头。白铃不见了。

叶浅翠跳下床,飞快地跑到隔壁房间门口,低声叫道:“魏烈,魏烈。”没有人应声,她正准备叩门,发现门是开着的。不仅段瑜不在,而且两分钟前还跟她在一起的魏烈也不见了。当,当……她浑身战栗,好久才意识到那是客厅里的座钟在敲。足足十二下,子夜来临了。